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六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廣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二十六 起昭陽大淵獻正月盡閼逢困敦十二月凡二年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十三年 金皇統三年 春正月己丑朔帝不受朝詣慈寧殿賀皇太后太師秦檜率百官詣文德殿拜表稱賀遂拜淵聖皇帝于行宮北門 金主以太子喪不御正殿羣臣詣便殿稱賀 癸巳太傅醴泉觀使潭國公韓世忠請以其私產及上所賜田統計從來未輸之稅併歸

之官從之　戊戌帝蔬食齋於常御殿遣太師秦檜冊
加徽宗謚曰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
皇帝　己亥帝親饗太廟秦檜爲大禮使簽書樞密院
事程克俊爲禮儀使普安郡王亞獻皇叔光州觀察使
士街爲終獻　辛丑立春節學士院始進帖子詞百官
賜春幡勝自建炎以來久廢至是始復之　癸卯詔以
錢塘縣西岳飛宅爲國子監太學舊太學七十七齋今
爲齋十有二曰視身服膺守約習是允蹈存心持志養
正誠意率履循理時中時夏人立學校於國中立小學
於禁中親爲訓導　己酉殿中侍御史江邈權尚書吏

部侍郎　二月乙丑更永祐陵曰永固　揚武翊運功
臣太傅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醴泉觀使潭國公韓
世忠進封咸安郡王時劉光世始罷舊功大臣惟世忠
與張俊在俊勳譽在世忠左特以主和議爲秦檜所厚
故先得王至是世忠願輸積年租賦於官乃有此命時
帝又數召世忠等兼家屬燕於苑中賜名馬寶劒等甚
渥〔考異〕韓世忠所以得王墓碑及諸書皆不載其制詞云願爲賦租併歸官府重爲遠識實麗前賢蓋度越於常人之顯頒夫異數卽指此也　己巳詔清河郡王張俊咸安郡王
韓世忠平樂郡王韋淵並五日一朝　庚午詔自來年
爲始令太史局遞賜諸路監司守臣歷日　己卯國子

司業高閌言太學者教化之本而最所當先者經術是也自漢以來多置博士後世所謂詩賦論策皆經術之餘耳太學舊法每旬有課月一周之每月有試季一周之亦皆以經義爲主而兼習論策爲三場苟如一場則旬課季攷之法遂不可行自元祐以來雖臣僚累奏請加詩賦通爲四場而終不施行者葢爲此也自罷詩賦之後朝廷恐專門之學未足以收實用乃別設詞學一科試以制詔表章之類通謂之雜文臣今參合條具太學課士及科舉三場事件第一場大經義三道論語孟子義各一道第二場以詩賦第三場以子史論一首並

時務策一道永爲定式閏又言比歲郡國雖有學而與選舉不相關今參取祖宗舊制通以當今之空補太學生以諸路住本貫學滿一年三試中選不曾犯第三等以上罰（游學者同）或雖不住學而曾經發解委有士行之人教授保委申州給公據赴國子監補試諸路舉人以住本貫學半年或雖不住學而兩預釋奠及齒於鄉飲酒禮者（縣學同仍籍記姓名）本學次第委保教授審實申州聽取應仍自紹興十四年爲始皆從之　乙酉詔臨安府建景靈宮先是言者謂自元豐始廣景靈宮以奉祖宗衣冠之游即漢之原廟也自艱難以來庶事草創而原廟神

游猶寄永嘉四孟薦享旋卽使朝設位未副廣孝之意望命有司擇地倣景靈宮舊規以建新廟迎還列聖粹容庶幾四孟躬行獻禮用慰祖宗在天之靈事下禮官至是權禮部侍郎王賞等乞體倣溫州見今安奉殿宇令本府同修內司隨宜修葺（攷異熊克小紀載此事在三月丁酉與日歷不同）其後創於新莊橋之西以劉光世賜第爲之（宋史光世家進納賜第在三月庚子今併附之）築三殿僧人道士十人吏卒二百七十六人上元結燈樓簾幙歲一易歲用酌獻二百四十羊凡帝后忌辰通用僧道士四十七人作法事　三月辛卯詔國子司業高閌請在學人依徽宗御筆復立三年歸

省之限以彰孝治帝曰舊有九年之法至徽廟方改伦三年豈有士人九年而不省其親者乎其從之　金以尚書左丞完顏勖爲平章政事殿前都點檢宗憲爲尚書左丞　丁酉金太皇太后唐古氏崩後謚欽仁葬恭陵　乙巳詔臨安府建大社大稷　丙午詔臨安府同殿前司修築圜丘於龍華寺之西壇四成上成縱廣七丈下成二十有二丈分十三陛陛七十有二級壇及內壝凡九十步中壝外壝共二十五步以龍華寺爲望祭殿不築齋宮　己酉金主封子道濟爲魏王　夏四月癸酉右諫議大夫兼侍講羅汝楫試御史中丞　癸未

懿節皇后撤凡筵帝素服焚香以太師秦檜爲禮儀使

是月蒙古復叛金主命將討之初魯國王昌既誅其子勝花都郎君者率其父故部曲以叛與蒙古通蒙古由是強取二十餘團寨金人不能制　先是金都元帥越國王宗弼疑知亳州王彥先至南朝常泄其國中陰事乃徙彥先知澶州而調其子保義郎大觀從軍北討實質之也大觀年二十餘驍猛喜騎射以事劉麟擊鞠得官宗弼以爲保義校尉　閏四月己丑立貴妃吳氏爲皇后　五月庚申帝諭大臣曰人言南地不宜牧馬昨朕自創行雖所養不多方二三年已得駒數百此後

不患不蕃與自川廣市來病不堪乘而沿路所費不少
計之一匹省數百千緡秦檜曰儉以足用寬以愛民胥
頌專言牧馬帝又曰國家自有故事京城門外便有荸
生監疥言所得甚多祖宗用意可見也　甲子祕書少
監秦熺權尚書禮部侍郎　壬申詔國子監置博士正
錄各一員學生權以八十人爲額　丁丑天申節宰臣
率百官上壽京官任寺監簿已上及行在升朝官並赴
始用樂近臣進金酒器銀香合馬郡縣錫宴皆如承平
時　己卯大宴集英殿　甲申金初立太廟社稷　六
月戊戌吏部員外郎周執羔請戒諸監司巡按檢視簿

書凡財用之出入無簿書押者必按以不職之罪又乞
命帥臣區別條目下諸路州軍廣行搜訪徽宗御製皆
從之李心傳曰秦檜再當國幾十有八年自定和策勳之後士大夫無有敢少違其意者一時輪對臣僚但毛舉細務以應詔旨故自今年以後至紹興二十五年十月己卯以前執事面對奏劄見於施行者共二百二十四事皆撮其大略書之其間有及民間利害者因是可以攷其人也　己酉金初置
驍毅軍　庚戌金人遣通問使徽猷閣待制洪皓直龍
圖閣張邵修武郎朱弁還行在先是金主大赦始許皓
等南歸渡江後奉使幾三十人生還者三人而已右文殿修撰崔縱右武大夫和州團練使郭元邁與靖康所遣徽猷閣待制張宇發尚書主客郎中林冲之皆沒至是以其骨遂還
秋七月甲子詔求遺書　癸未奉安至聖文宣

王於國子監大成殿命太師秦檜行禮時學初成帝自題賜書閣榜曰首善　八月丙戌遣權吏部侍郎江邈奉迎景靈宮萬壽觀神宗神御於溫州自海道至行在

辛卯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王㬇守尚書工部侍郎　金主詔給天水郡王孫及天水公增俸祿　丁酉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讀資善堂翊善程瑀試兵部尚書

戊戌徽猷閣待制洪晧至自金即日引見内殿帝諭晧曰卿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賜内庫金幣鞍馬黃金三百兩帛五百匹象齒香綿酒茗甚衆翌日見於慈寧殿亦人設簾太后曰吾故識尚書矣命撤之退見秦

檜語速曰不止曰張和公敵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悅謂其子秘書省正字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鍾大呂乃可　起居郎鄭樸權尚書兵部侍郎尚書左司郎中王師心權工部侍郎己亥以樸爲賀金正旦使左武大夫保順軍承宣使知閤門事何彥良副之師心爲賀金生辰使武功大夫解州防禦使幹辦皇城司康諲副之時出疆必遣近臣故並遷二人自是以爲例　庚子直龍圖閣張邵自金還入見言靖康以來迄於建炎使金而

不反者凡數人若陳過庭聶昌司馬樸滕茂實崔縱魏行可皆執於北荒歿於王事而司馬樸之節尤爲可觀劉豫既廢金人取河南地金帥達蘭使樸爲尚書左丞欲以收南人之心樸辭以病堅臥不起達蘭不能奪陳過庭且死其卒自割其肋取肝爲羹以獻既死以北俗焚之其卒又自剔股肉投之於火曰此肉與相公同焚其感人如此聶昌割河東絳州人殺之滕茂實將死自爲祭文人憐其忠崔縱中風坐廢三年將死以後事屬臣魏行可之死臣亦見之去冬臣請於金尚書省乞挈縱行可之櫬以歸朝命下所屬發遣而行可之櫬挈之

往中京乃不果發縱之櫬金人差丁役與致令臣護之以來臣謹置之臨安府城外妙行寺而臣之隨行使臣有呂達者本婺州人亦病死於北界欲望聖慈以死事之臣如過庭輩七八人其間恐未有經褒贈者令有司檢舉特推恤典使縱之親戚迎護其櫬而官助之葬下以慰忠義之魂於九原上以副陛下不忘臣下之心庶可激厲天下仗節死難之義　乙巳修武郎朱弁自金國還行在弁奏朱邵史抗張忠輔高景平孫谷傅偉文朱勣李舟僧寶真婦人丁氏晏氏李閻進節義於朝乞優恤郃府谷人靖康初以秉義郎知震威城其死節甚

倖抗濟源人爲代州沿邊安撫副使忠輔爲將領守崞縣昺平崞縣人爲隆德府部將谷朔寧人爲謚府屬皆以宣靖閒死事寶貞五臺山僧靖康中嘗召對俾聚兵謀敵金人生執欲降之寶貞曰我既許宋皇帝以死矣豈妄言耶臨刑色不變北人嗟異丁氏度五世孫嘗適人後爲敵所掠欲妻之丁氏駡敵不從絕於梃下至是并具其事上之疏入不報　壬子禮部言今歲南郊應罷孟冬朝獻景靈宮之禮從之自是以爲例　九月戊午復寧遠萬寧宜倫三縣爲吉陽萬安昌化軍竝免隸瓊州仍以軍使兼知倚郭縣事　甲子徽猷閣直學士

提舉萬壽觀權直學士院洪皓由知饒州時金人來取趙彬輩三十人家屬詔歸之皓曰昔韓起謁環於鄭鄭小國也能引誼不與金既陷淮官屬皆吳人留不遣蓋慮知其虛實也彼方困於蒙古姑恃強以嘗中國若遽從之彼將謂秦無人而輕我矣若恐以不與之故致渝盟誓宜謂之曰俟淵聖皇帝及皇族歸乃遣秦檜大怒皓又言王倫輩以身徇國棄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初檜在完顏昌軍中昌圍楚州久不下欲檜草檄諭降有實訥舊作室撚今改者在軍知狀皓與檜語及金事因曰憶實納否別時托寄聲檜色變而罷翌日侍御史李文會即

奏晧頃事朱勔之壻貪緣改官以該討論乃求奉使比其歸也非能自脫特以和議既定例得放歸而貪戀顯列不求省毋若久在朝必生事端望與外任檜進呈因及宇文虛中事帝曰人臣之事君不可以有二心爲人臣而二心在春秋皆所不赦乃命黜晧　丁卯御史中丞兼侍講羅汝檝試吏部尚書　左司諫詹大方論祕閣修撰主管佑神觀張邵奉使無成嘗與其副不協持刃欲之其辱命爲甚若置而不問恐遠人聞之必謂中國無賞罰望改授外祠乃以邵主管台州崇道觀已而邵又遺秦檜書言金有歸淵聖及宗室諸王意勸其遣

使迎請於是秦檜謚怒之　庚午詔故兵部侍郎司馬樸忠貫顯著特贈兵部尚書賜其家銀帛三百匹兩以洪皓言其死節也（樸後諡忠潔）　冬十月乙未奉安祖宗帝后及徽宗皇帝顯肅皇后神御於景靈宮　庚子帝詣景靈宮行款謁之禮辛丑亦如之　十一月戊午帝服袍履乘輦詣景靈宮行朝獻之禮遂赴太廟宿齋　己未朝饗太廟禮畢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玉輅齋於青城　庚申日南至合祀天地於圜丘太祖太宗並配自天地至從祀諸神凡七百七十有一設祭器九千二百有五鹵簿萬一千二百有二十八人祭器應用銅玉者權

以陶木鹵簿應有用文繡者皆以纈代之初備五輅惟玉輅竝建旗常與各建所載之旗青城用蘆席絞屋爲之飾以青布不設齋宮以黑繒爲大裘葢元祐禮也禮官以行在御街狹故自宮徂廟不乘輅權以輦代之禮畢上不御樓內降制書赦天下　庚午給事中楊愿假禮部尚書充金賀正旦接伴使容州觀察使知閤門事兼權樞密副都承旨曹勛副之及還就充送伴自是以爲例　癸酉太常博士劉燦言國之大事在祀昨自南渡草創未能備物凡遇大小祠祭竝權用奏告一籩一豆酒脯行事今時方中興容典寖備如日月五帝且不

得皿食神州感生亦削去牲牢風雷蠶農盡寢其禮簡神瀆禮於是爲甚望明詔有司講求祀典凡不可闕者竝先次復舊其他以次施行從之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詔避殿減膳是日陰雨不見太師秦檜率百官上表稱賀　癸巳祕書丞嚴抑言本省藏祖宗國史歷代圖籍有右文殿祕閣石渠及三館四庫自渡江後權寓法慧寺與居民相接湫隘風火不虞欲望重建以副右文之意於是建省於天井巷之東以故殿前司寨爲之帝自書右文殿祕閣二榜命將作監米友仁書道山堂榜且令有司直祕閣陸宰家錄所藏書來上　己亥

宗正少卿段拂權尚書禮部侍郎　巳酉金賀正旦使副左金吾衞上將軍右宣徽使完顏華祕書少監馬諤見於紫宸殿金主遣帝金酒器六事色綾羅紗縠三百段馬六匹自是正旦率如此例〔考異〕熊克小紀云北使之來館伴張澄頗知舊制遂爲定式李心傳云故事使人奉書殿下自通好後金使每入見捧書升殿跪進上起立受書以授內侍金使道其主語問上起居上復問其主畢乃坐又按初詔戶部尚書張澄館伴北使是禮久不講澄知舊制入國門前一日班荊館賜宴既至驛賜被褥紗羅翌日臨安府書送酒食又翌日乃朝容省賜茶酒垂拱殿宴退賜茶器翌日賜生餼從例折博遊上天竺寺賜香及齋筵冷泉亭酒果除夕賜內中酒食風藥化錫正旦殿賜茶酒大臣就驛賜御筵遇立春賜春盤幡勝三日客省簽賜酒食內中酒果江下觀潮四日宴射賜酒果弓矢例物五日大宴集英殿六日朝辭賜衣帶銀器臨安府書送監儀大臣就驛賜宴密賜金銀翌日行賜龍鳳茶金

鈒銀合叉翌日班荊賜宴遂爲定式其後上以使人市買方物恐或擾民乃北使至館即出內庫錢萬緡付都亭驛遇使人市物隨即取償自是以爲例惟敵使朝謁稱謂及與伴使往來覲京都背儀則有不同又詔歲幣銀絹令淮南漕臣盱眙軍守臣遣官過淮交割事畢取旨推恩是不盡如舊制矣　是歲金初

頒皇統新律其法千餘條大抵依倣南朝間有創立者如毆妻至死非用器刃者不加刑他率類此徒自一年至五年杖自百二十至二百皆以荊決臀仍拘役之雜條惟僧尼犯姦及強盜不論得財不得財並處死與古制異　金主漸悟左丞相希尹之冤謂左丞宗憲曰希尹有大功於國而死非其罪朕將錄用其孫如之何宗憲對曰陛下深念希尹錄用其孫幸甚若不先明死者

緋罪生者何由得仕金主曰卿言是也遂復希尹官贈儀同三司邢國公改葬之并贈蕭慶爲銀青光祿大夫以希尹孫守道爲應奉翰林文字

紹興十四年金皇統四年春正月癸丑朔燕北使於紫宸殿權侍郎正刺史已上預焉　甲寅金主以去年宋幣賜宗室　戊午吏部尚書羅汝檝爲大金報謝使瀛海軍

承宣使知閤門事鄭藻副之　己未金國賀正旦使完顏華等辭行李心傳云自通好後金使至闕見辭燕射密賜共白金千四百兩副使八百八十兩襲衣金帶三條三節人皆襲衣塗金帶上節銀四十兩中下節銀三十兩自是以爲例　初太傅醴泉觀使秦檜言兩國講和北使朝正恭順此乃陛下沈機獨斷廟堂謨謀之力臣無毫髮少裨中興大計望將請給截日住支并將背嵬使臣三十員官兵七十人撥赴朝廷使用詔使臣令殿前司交割餘不許　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爲金人所殺倫留居河間六年至是金人欲用爲河間平灤三路都轉運使倫曰奉使而來非降也大宋之臣豈受

大金爵祿耶金遣使來趣倫又不受金人杖其使俾綸殺之倫冠帶南向再拜慟哭乃就死未幾其子述使北人訪其骨得之以歸其後帝嘗語宰執曰倫雖不矜細行乃能死節此爲難也〔攷異〕熊克小紀及繫年要錄俱以王倫之死節在七月今從金史本紀倫正月金史王倫傳云四年以倫爲平州路轉運使倫已受命復辭遜上曰此反覆之人也遂竄之本紀亦言惡其反覆誅之案金史不當爲王倫立傳前已有議之者使王倫已受命何故復辭此金人欲加以罪非非實事也宋史王倫傳云倫死河間地震沈世泊朱史就正編以金史五行志不言是年地震以宋史所載爲失實徐氏後編亦本世泊之意以爲說今攷金史本紀四年十月以河朔地震復百姓一年則是年固嘗地震五行志失書耳但河朔有地震之事未必因倫一人被殺而致斯變異宋史究屬傳會之詞茲爲辨正如此

丁卯詔上津豐陽二縣隸金州　辛未封普安郡王

婦郭氏爲咸寧郡夫人給內中俸　癸酉侍御史李文
會試御史中丞右司諫詹大方試右諫議大夫　戊寅
內出鎮圭付國子監以奉文宣王　左朝奉大夫祕閣
修撰趙子偁卒詔侍從臺諫集議普安郡王當持何服
議者張澄李文會秦熺周三畏王晚劉才邵詹大方張
叔獻段拂何若游操奏檢照國朝會要嘉祐四年九月
詔使臣內殿崇班太子率府率以上遭父母喪並聽解
官行服宗室解官給俸所有普安郡王持服乞依故事
瀛海軍承宣使知閤門事充金報謝副使鄭藻改鎮
東軍承宣使　二月癸未金主如東京　辛卯復置敎

坊凡樂工四百有十六人以內侍充鈐轄案三十一年六月罷

丙申給事中兼權直學士院楊愿等送伴北使還入對自是率如之　金主次春水　丁酉回鶻遣使於金

丙午左通奉大夫參知政事万俟卨依前官提舉江州太平觀先是卨使金還太師秦檜假金人語以數十言囑卨奏於上卨不可他日奏事退檜坐殿廬中批上旨輒除所厚官吏鈐紙尾進卨拱手曰偶不聞聖語卻不視檜大怒自是不交一語御史中丞李文會右諫議大夫詹大方即奏卨黷貨營私竊搖國是卨再上章求去帝命以資政殿學士出守及入謝問勞甚悉檜愈怒給

事中楊愿因封還錄黄乃有是命　同知大宗正事士務請宗學生以百員爲額大學生五十小學生四十職事人各五人從之　己酉資政殿學士新知紹興府樓炤入見即日除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　軍器監陳康伯權尚書吏部侍郎尚書左司郎中李若谷權工部侍郎以將出使也　三月丁卯改岷州爲西和州與階成鳳州皆隸利路　己巳帝幸太學祗謁先聖止輦於大成殿門外步趨升降退御敦化堂命禮部侍郎秦熺執經國子司業高閌講易泰卦權侍郎正刺史已上竝與坐講畢賜諸生席於廡下啜茶而退遂幸養正

持志二齋觀諸生肄業之所賜閱三品服犒與學官皆
遷官諸生授官免解賜帛如故事 壬申國子司業兼
崇政殿說書資善堂贊讀高閌權尚書禮部侍郎 御
史中丞李文會言建寧軍承宣使提舉江州太平觀解
潛本趙鼎之客不從和議及和議之效既著居常不樂
明州觀察使浙西馬步軍總管辛永宗好撰造言語變
亂是非二人者守官寄居皆在平江衝要之地倡爲異
說恐使命往來傳聞失實旋致疑惑誠爲未便詔永宗
移湖南副總管潛責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 庚
辰詔諸軍應有刻板書籍並用黃紙印一帙送祕書省

夏四月癸未朔葬柔福公主主既死從梓宮者以其骨歸至是葬之　丙戌命太師秦檜提舉製造渾儀詔有司求蘇頌遺法來上帝謂檜曰宮中已製成小範可以窺測日以晷度夜以樞星為則蓋樞星中星也非久降出用以為式但廣其尺寸爾遂命內侍邵諤專主其事　將作監丞蘇籀請取近世儒臣所著經說集而成編以補唐之正義闕遺帝諭秦檜曰此論甚當若取其說之善者頒諸學宮使學者有所宗師則為王安石程頤之說者不致紛紜矣　戊戌權吏部侍郎陳康伯為報金賀生辰接伴使容州觀察使知閤門事曹勛副之

自是歲爲例　庚子軍器監丞蘇策請遠方之民委有孝行者令州縣以聞乞行旌表詔申嚴行下　五月辛亥朔金主如薰風殿　甲寅將作監米友仁權尚書兵部侍郎　甲子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樓炤罷御史中丞李文會右諫議大夫詹大方論炤素無繩檢交結蔡京亟改京秩其帥紹興不恤國事溺愛二倡詔以本職提舉江州太平觀　乙丑御史中丞兼侍讀李文會言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高閌初爲蔡翛之客猶蔡京以求進復錄程頤之學徇趙鼎以邀名權工部侍郎王師心奉使大金專務嗜利起居舍

人吳秉信機巧便利專結樓炤此三人者若久在朝必害至治詔以閎知筠州師心知袁州秉信知江州先是帝在經筵常詔閎曰向來張九成嘗問朕左氏傳載一字或千餘言春秋只一句書之何也朕答之云聖言有造化所以寫無窮之意若無造化即容易知乃常人言耳閎曰說春秋者雖多終不能明正如窺造化矣帝因問九成安否翌日詔秦檜曰張九成今在何處秦檜曰九成頃以唱異惑衆爲臺臣所論旣與郡乃乞祠觀其意終不爲陛下用帝曰九成淸貧不可無祿檜疑閎薦之呼給事中兼侍講楊愿諭其事文會亦劾閎是日拜

文會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自是執政免郎以言者代之　丙寅太常諡故觀文殿大學士張商英曰文忠　戊辰權尚書吏部侍郎陳康伯假吏部尚書充金報謝使以來歲賀生辰故也上欲用右武大夫嘉州防禦使錢愷爲副方持母喪乃起復故官假保信軍承宣使知閤門事　己巳金主始遣驃騎大將軍安國軍節度使烏延和通議大夫行大理少卿孟浩來賀天申節遺上珠一囊金帶一條衣七對色綾羅紗縠五百段馬十匹自是歲如之　辛未天申節文武百官金國人使上壽於紫宸殿故事北使上壽畢同百

官殿上賜酒三行次赴筵於尚書省至是特就驛燕之仍以執政官押伴　癸酉大燕垂拱殿　丁丑北使辭行自是留館中率不過十日　己卯右諫議大夫詹大方爲御史中丞兼侍講　六月辛巳朔日有食之（攷異宋史不書是年日食今從金史）　乙未帝謂大臣曰浙東福建被水災處可令監司躬往悉力賑濟務使實惠及民毋爲文具時江浙福建同日大水建州水冒城而入俄頃漲數丈公私廬舍盡壞溺死數千人嚴州水暴至城不沒者數板右奉議郎通判州事洪充祖集舟以援民且匯處山阜給之薪粥卒無溺者衢信處婺等州民之死者甚衆

丙申右武大夫華州觀察使提舉佑神觀白鍔特刺面
配萬安軍時閩浙大水鍔乃自北方從太后歸者宣言
燮理乖繆洪皓名聞中外顧不用太師秦檜聞之奏繫
鍔大理寺鍔館客張伯麟嘗題太學壁曰夫差爾忘越
王之殺而父乎伯麟亦下獄獄具鍔坐因伯麟嘗問何
故不用廉訪使鍔荅以任內臣作耳目正是祖宗故事
恐主上不知因出言指斥乃有是命伯麟亦杖脊刺配
吉陽軍御史中丞詹大方即奏皓與鍔爲刎頸交更相
稱譽誑惑衆聽時皓以徽猷閣直學士知饒州丁酉詔
皓提舉江州太平觀　秋七月庚戌朔知濠州李觀民

以赴任上殿帝戒以毋招集流亡恐金人啓釁也旋以
語寧執俾中諭之　王子祕書省正字吳芾何逢原並
罷殿中侍御史汪勃言芾與潘良能結爲死黨變亂是
非逢原因藍公佐之回揣見和議少變乃公肆異論求
合流俗二人者不罷黜緩急之際必爲國家之害乃以
芾通判處州逢原通判池州　丁巳詔與國同姓者不
得二名　命有司改作祭器三年乃成　庚申復置梅
州　先是諸軍請衣賜所差使臣多以弊朽易取良縑
而諸軍所得皆怯薄者至是詔戶部委官封記仍令總
領所差官偕本軍使臣同領以絕其弊　祕書省舊有

提舉官見麟臺故事少監游操言舉建新省望依故事旋詔以禮部侍郎秦熺兼之操建陽人也　辛酉陞蜀州爲崇慶軍以帝始封之地故也　庚午金建原廟於東京　丙子帝幸祕書省太師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秦檜率百官及實錄院奉迎帝遂幸祕閣召羣臣觀晉唐書畫三代古器還御右文殿賜羣臣茗飲從官坐於堂上省官席於廡下　八月癸未金主殺其子魏王道濟　庚寅直顯謨閣兩浙轉運副使李椿年權尚書戶部侍郎　癸巳召尚書左司郎中林保國子司業宋之才入對以保權尚書吏部侍郎之才權禮部侍郎後二

日以保爲賀金正旦使知閤門事康諲副之之才爲賀生辰使閤門宣贊舍人趙瓌副之　九月己酉金主如東京王子畋於沙河　乙卯金遣使祭遼陵　辛酉詔分利州爲東西兩路用端明殿學士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請也時川口屯兵十萬人分隸三大將檢校少師鎮西軍節度使右護軍都統制階成西和鳳州經略使吳璘屯興州檢校少保武當軍節度使利州路經略安撫使兼知興元府宣撫使都統制楊政屯興元府檢校少保奉國軍節度使金房開達州經略安撫使兼知金州樞密院都統制郭浩屯金州皆建帥府所統制官知

成州王彥知階州姚仲知西和州程俊知鳳州楊從儀亦領沿邊安撫使剛中請以興元府利閬洋巴劍天安軍七郡爲東路治興元府興階成西和文龍鳳七州爲西路治興州即命政璘爲安撫使浩爲金房開達州安撫使諸裨將領安撫使命者皆罷從之時和議方堅而璘獨嚴備日爲敵至之虞故西路兵爲天下最上覽剛中奏謂檜曰川陝地遠爲將尤難得人如璘統兵有法肎爲朝廷出死力諸將所不及也政故爲璘兄玠裨將及分道建帥而執門下之禮議恭世頗賢之　金主詔薰風殿二十里內及巡幸所過五里內並復一年　辛

未御史中丞詹大方言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趙鼎輔政累年不顧國事邪謀密計深不可測與范仲鼇咸懷異意以邀無妄之福用心如此不忠孰甚王文獻一狂士也鼎方在貶所尚啖之以利使之游說偶然敗露者獨文獻耳其詭計所施人所不知者又不知幾十百人今文獻與守臣龔寬已有行遣而鼎爲誅首置之不問則鼎與其黨轉相煽亂決無安靜之理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壬申秦檜進呈帝曰可遷之遠地使其門生故吏知不復用庶無窺伺之謀於是移吉陽軍安置　癸酉金行臺左丞相張孝純卒　冬十月庚辰詔

昌化萬安吉陽依舊爲軍置守臣還屬縣　壬辰金立
僧貸饑民酬賞格　庚子詔州縣文臣初至官詣學祗
謁先聖乃許視事用左奉議郎羅長源請也長源言士
大夫皆學夫子之道以從政而不知所自望令先詣學
宮以彰風化之本後遂著爲令長源又言朝廷逋好息
民興崇學校多士潛心經史而終歲未有升進之望乞
以諸州進士解額留七分以備科舉餘三分歸於學校
稍取大觀三舍之法參酌增損之務從簡便事下禮部
遂以長源知鄂州　甲辰金以河朔諸郡地震詔復百
姓一年其壓斃者官爲斂藏陝西蒲解汝蔡諸郡縣饑

民質爲奴婢者官給絹贖爲民放還其鄉　十一月戊申朔御史中丞兼侍讀詹大方試工部尚書　己酉金主獵於海島三日之間親射五虎獲之左丞完顏勗獻東狩射虎賦金主悅厚賜之勗能以契丹字爲詩文凡游宴有可言者輒作詩以見意　癸丑給事中兼侍講兼直學士院楊愿試御史中丞　甲子帝御宮中閱試殿前馬步諸軍將士藝精者錫賚有差自是歲以冬月行之號內教場　乙丑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朱勝非薨勝非與秦檜有隙奉祠八年寓居湖州僧舍及薨贈三官爲特進後謚忠靖（致異）李心傳曰故事曾任宰相贈七

官而侍從贈官有至開府者勝非贈三官非例也疑秦檜抑之　壬申秦檜請以軍器監趙子厚兼權吏部侍郎檜言今日宗室不可不崇獎令聚於朝帝曰宗室中之賢者如嘗中科第及不生是非之人可收置行在如寺監祕書省皆可以處之祖宗以來不用宗室作宰相其慮思遠可用至侍從而止檜又奏請依舊置宗學教育宗子帝可之　十二月己卯詔臨安府及諸郡復置漏澤園　乙酉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李文會罷御史中丞楊愿殿中侍御史汪勃右正言何若共劾文會儉邪害政自登言路毎論一人必遣家僕密送於門外曰此出上意及為御史又與

王文獻締交俾游說於外私養臺吏伺臺中章疏梟心虺志無所不爲陛下講修鄰好之時儻使姦險小人尚在政地斁窮則搆必致爲國生事疏六上詔文會落職依前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觀愿等又攻之詔文會筠州居住自秦檜再居相位屛薦執政必選世無名譽柔佞易制者不使預事備員書姓名而已百官不敢謁執政州縣亦不敢通書問如孫近劉招万俟卨范同程克俊及文會等不一年或半年必以罪罷尚疑復用多使居千里外州軍且使人伺察之　甲午金主至自東京　庚子御史中丞兼侍講楊愿充端明殿學士簽書

樞密院事辛丑復詔原參知政事　壬寅詔自今北使
在庭嘗僭官奉使者竝權立僭官班自是遂爲故事
癸卯金賀正旦使金吾衛上將軍殿前右副都點檢布
薩温安遠大將軍充東上閤門使高慶先見於紫宸殿
以右正言何若試諫議大夫　丙午祕閣修撰兩浙
轉運副使王鈇權尚書戶部侍郎權尚書戶部侍郎李
椿年以憂去官　金以龍虎衛上將軍亮爲中京留守
亮爲人僄急殘忍任數初金主以太祖嫡孫嗣位亮意
以其父宗幹乃太祖長子而已亦太祖孫遂懷覬覦在
中京專務立威以厭伏小民與明安蕭裕淡相結　是

歲右宣教郎直祕閣主管佑神觀朱弁卒於行在秦檜惡洪皓故弁亦不得遷逾年卒　融州觀察使行營右護軍選鋒統制知洋州節制巴蓬洋州屯駐軍馬王俊卒俊行軍紀律嚴明違者必誅軍中號爲王開山言其所向無前也然性強好犯上吳玠亦畏其反復而喜其勇常厚遇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七

賜進士及第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湖廣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加一級世襲騎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二十七 起旃蒙赤奮若正月盡強圉單閼十二月凡三年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十五年 金皇統五年 春正月丁未朔初行大朝會禮於大慶殿黃麾仗三千三百五十八人視東都舊儀損三之一蔡出房不鳴鞭以殿狹也建炎以來正至不受朝但宰臣率百官拜表稱賀而已及太后還宮言者以為請乃講行焉 己未分經義詩賦為二科以取士 辛酉

初籍千畝　戊辰命權戶部侍郎王鈇措置兩浙經界李椿年既以憂去秦檜請用鈇帝因言經界之法細民多以爲便檜曰不如此則差役不行賦稅不均積弊之久今已盡革去年陛下放免積欠天下便覺少蘇鈇言本部員外郎李朝正嘗知溧水縣均稅不擾請與共事又言今當革詭名挾戶侵耕冒佃使差有常籍田有定稅則差役無爭訴之煩催科免代納之弊然須不擾而速辦則實利及民欲更不畫圖又造砧基簿止令逐保排定十戶爲一甲令遞相糾合從實供帳二本積年所隱一切不問如有不實致人陳告即將所隱田給以充

賞從之　辛未初命諸路僧道士納免丁錢時言者論今官尹皆納役錢而僧道坐享安閑顯爲僥倖乃詔律僧歲輸五千禪僧道士各二千其住持長老法師紫衣知事皆遞增之至十五千凡九等　二月戊寅帝謂大臣曰朕觀史冊見古之養士有至二三千人者朝廷一盛事於是增國學弟子員百人通舊以七百人爲額尋命置上舍三十人內舍百人　乙未金主次濟州春水己亥保大軍節度使崇國公璩加檢校少保進封恩平郡王以將出閤故也其官屬禮儀竝依普安郡王體例　辛酉武信軍承宣使添差江南西路兵馬鈐轄兼

安撫司統制程師回陞本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洪州駐劄時師回統兵戍贛上會詔歸北境人師回有親兵數百悍不欲行守臣祕閣修撰薛弼諭之曰公從卒多不可庇公能遣此屬朝廷必多公師回承命既而省符趣師回就道師回舟行過大孤山舟人告毋伦樂恐龍怒師回故命奏樂少頃黑雲四合有物湧波間師回射中其目即還入水風亦息人皆服其勇　三月甲子帝謂大臣曰交鄰國之道當以守信爲主秦檜曰臣觀眞宗仁宗時雖遠蕃小國如溪洞之類亦必委曲調護不欲起兵端可謂至仁矣時金人來索北客之在南者檜因

遣敷文閣待制周襟馬觀國史愿北還　戊辰金主亥
天開殿　己巳帝策試南省舉頭林機等於射殿　四
月戊寅夜彗出東方　癸未賜正奏名進士劉章等三
百人及第出身同出身正奏名張鎡新科明法及第甲
申特奏名林洵美等二百四十七人武舉正奏名應袞
然等二人特奏名三人授官有差　丁亥赦天下前四
日帝謂秦檜彗星見朕甚懼爲卿等可圖所以消弭之
道檜奏太宗眞宗朝嘗緣彗星疏決獄囚等事帝曰且
降詔以四事爲主避殿減膳寬民力出滯獄於是手詔
監司郡守條具便民事目憲臣巡行親決獄事　是月癸未至

是肆赦勘會數十年來邊臣邀功生事今當兼愛內外期於並生勘會數十年來學者黨同伐異今當崇雅黜浮抑其專門私己勘會累年以來兵革不息近者講和罷戰正以保全生靈愛惜民力已降手詔委諸路監司郡守措置裕民事目務要必行以施實德　庚寅成州團練使知敘州郤隆卒隆在金州數以兵出敵境秦檜恨之至是因飲酒暴卒年五十一或謂檜密使人酖殺之敘人皆悲哭為之罷市　五月戊午正侍大夫忠州防禦使添差荊湖南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白常移潭州駐劄時金人來索在南將士常亦在遣中同行者悉為

敵效力常獨不肯往曰丈夫死則死耳不能爲反覆士
毋自書頭銜曰前熙河經略使白常右副元帥完顏杲
見之不悅也後欲強官之竟託疾以免常有產在德順
熙河守將惡之大詈曰白常旣臣我家而尚宋官乎械
繫久之常不屈而止　金初用御製小字　甲子金國
賀生辰使龍虎衞上將軍殿前左副都點檢完顏宗永
副使通議大夫充翰林待制程宷見於紫宸殿初燕垂
拱殿辭亦如之　丙寅天申節百官用樂上壽於紫宸
殿　丁卯賜宗永等燕射於教場自是遂爲故事初宗
永等將至秦檜言於帝曰使人及期而來葢由待之以

禮示之以信故也帝曰大抵爲國之道旣不能強又不能弱則兵連禍結無有已時朕何惜爲天下生靈少屈耶於是遣吏部侍郎陳康伯接伴而和州防禦使知閤門事錢愷副之宗永甫入疆帝以端午遣中使賜扇帕於洪澤宗永言上國是日例賀當北面再拜且接伴使副同之乃敢受康伯以舊制卻之或謂康伯此細故朝廷必不恪康伯曰今曲從之後爲例不復可改且辱命自我始況所求無厭寧能盡從之乎宗永卒受賜因自辨數日接伴慢我朝廷聞之懼生事侍御史汪勃卽劾康伯酬對辱國請罷之以副惇信睦鄰之意乃出康伯

知泉州而愷亦降爲舒州團練使　金主日與近臣酣飲或繼以夜壬申平章政事完顏勖上疏諫金主爲止酒仍布告廷臣　六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丁丑帝幸秦檜新第後八日降制加恩封檜妻魏國夫人王氏爲韓國夫人熺妻淑人曹氏爲和義郡夫人孫右承事郎塤堪坦竝祕閣賜三品服時塤年九歲　乙未命給事中李若谷權戶部侍郎　丙申刑部侍郎周三畏進權本部尚書　七月戊午詔廬兗州上供錢米展一年用轉運司請也帝曰人皆知取之爲取而不知予之爲取若稍與展免俟其家給人足稅斂自然易辦淮南平時

一路上供內藏綢絹九十萬匹有奇至紹興末年纔八千匹爾　八月丙子尚書右司郎中林乂權吏部侍郎右司郎中錢時敏權工部侍郎　己卯詔自今太學及州縣釋奠先聖並令宗子侍祠　丙戌左朝散大夫知南康軍張元禮乞免牛稅一年帝曰天下之物不當稅者甚衆如牛米柴麪之類是也秦檜曰去歲浙中艱食陛下令不收米稅故江西客販俱來所全活者不可勝計　戊戌金主發天開殿　辛丑增太學弟子員二百人時夏人重建太學親釋奠弟子員賜予有差　自建炎初省諸路提舉常平官併其職於提刑司次年朝議

復置且討論其得失書成未頒而帝南渡繼而言者謂常平之法不可行遂寢中閒常平之職常隸發運司亦隸經制司已而復隸提刑司至是王鈇言常平一司錢穀斂散宜專使領之請復置諸路提舉官九月詔以諸路提舉茶鹽官爲提舉茶鹽常平公事川廣以憲臣兼領　知和州劉將乞展免夏稅一年帝謂宰執曰言事與行事不同若此行事便有實利及民秦檜曰儒者所陳王道不過裕民帝曰然　帝親書一德格天之閣賜太師左僕射秦檜又金鍍銀洗羅匣壺照匣等物賜之
　甲寅起居舍人錢周材權尚書刑部侍郎國子司業

嚴抑權工部侍郎時將遣二人出疆乃有是命　庚申金主至自東京　辛酉以錢周材為賀金國正旦使閤門祇候俞似副之嚴抑為賀生辰使閤門祇候曹溭副之　時虔梅及福建劇盜有號管天下者其徒日衆攻掠縣鎮鄉民多結砦自保先是福建帥臣莫將上言漳泉汀劒四州接江西廣東之境游手從賊熟識山路引其直衝山路如入無人之境官軍不習山險多染瘴癘艱於掩捕乞委四州守臣募强壯游手每州一千人為效用時統制官張淵措置本路盜賊請逐州先招五百人既而將改帥廣東以知虔州集賢殿修撰為福建帥

是月弼入福建沿途盜賊弼令迴兵列隊伍揚金鼓聲言新帥以虔兵至矣賊不敢犯　冬十月癸未敷文閣直學士樞密院都承旨兼侍讀李若谷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尋兼參知政事　戊子寶文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晏敦復卒於明州方議和之始敦復力抵屈己之非秦檜使人陷以利曰公若曲從兩地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況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檜卒不能屈帝嘗面諭曰卿鯁峭直言無所開屛可謂無忝爾祖矣　辛卯金追贈太祖諡曰應乾興運昭德定功睿神莊孝仁明大聖武元皇

帝　己亥命中書舍人段拂權戶部侍郎　十一月甲辰右朝散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滕膺卒方臘之反也膺爲台州司戶參軍賊徒呂師囊以萬衆圍城膺率軍民捍之數月不能拔台人爲立祠祀之後名其廟曰義靈　丙辰檢校少保奉國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虞候金房開達州安撫使知金州兼樞密院都統制郭浩薨謚恭毅　戊午右諫議大夫何若試御史中丞侍御史汪勃試右諫議大夫　丙寅右司員外郎王循友權禮部侍郎　閏十一月己卯詔罷新科明法　丙戌詔提舉祕書省月給公使錢三百緡　丁酉太學博士王之

望請倣端拱咸平故事悉取近郡所開經典釋文令國子監印千百帙俾郡縣各市一本置之於學帝曰古人讀書須親師友雖未必盡得聖經妙旨然亦自有淵源今士大夫未有自得處便爲注說以爲人師此何理也

寧國軍節度使權主奉諡王祭祀安時薨輟朝一日贈少師追封清化郡王　十二月戊申金增諡始祖以下十帝增太宗諡曰體元應運世德昭功哲惠仁聖文烈皇帝　丁卯金驃騎上將軍殿前右副都點檢蒲察說正議大夫尚書刑部侍郎吳磐福來賀來年正旦

是月郭仲荀卒於台州　初建康府御前都統制王德

以淸河郡王張俊之姪子葢及俊親將馬立顧暉竝爲統制官至是俊解兵柄已久德寖不禮子葢等而罷之俊怒每訴諸朝左僕射秦檜亦忌其勇詔乃罷德爲浙東總管以統制官王權代之　時福建土寇未平本路鈐轄李貴領兵討管天下失利爲賊所執轉運司申樞密院言閩人勇於私鬬怯於公戰莫將所招游手易聚難散於事不便詔下安撫司共議薛弼以爲廣東總管韓京每出必捷正以所部多土人故所向克捷今本部素無土兵故連年受弊弼又謂前守贛上有武翼郞周虎臣成德郞陳敏各有家丁數百人皆能戰比之官軍

一可當十遂辟虎臣爲本路將官敵爲汀漳巡檢又請揀取二人家丁日給錢米責以捕賊期於必滅與漕司合奏號奇兵自此歲費三萬六千緡米九千石而土寇遂平虎臣開封人敵石城人也　時監司郡守多獻羨餘以希進袁州帑廩充溢或謂知州事王師心盍獻諸朝師心不聽以諸縣民有逋租悉爲代輸之　福建措置盜賊張淵所部統領官郤宏淵性質直而喜功淵惡不用且銜其嘗對衆相折杖之百斤入卒伍宏淵之客鍾鼎走行在上書爲辨曲直左僕射秦檜怒始創聽讀之名覊鼎於福之郡學鼎求於帥臣薛弼乞依所親於

永福弼許之鼎復詣闕上書弼自劾降一秩

紹興十六年金皇統六年春正月壬申金主封太祖諸孫爲王以袞爲葛王詩授兵部尚書　乙亥金主畋於磨棱舊作伦謀勒今改甲申金主還京師　戊子太學外舍生以千人爲額　庚寅金以邊地與夏國　辛卯帝致齋於內殿壬辰親饗先農於東郊牲用少牢配以后稷帝御通天冠絳紗袍詣親耕位親耕九推乃止遂登觀耕壇命宰執使相侍從兩省臺諫行五推之禮庶人終千畝焉金主如春水出獵誤入大澤中金主馬陷因步出亦不罪導騎　二月壬寅詔諸路淫祠非在祀典者並日下

毀去以左司郎中李樫請也　丙寅金右丞相濮王韓企先薨企先為相毋欲為官擇人專以培植獎勵後進為己任推轂士類甄別人物一時臺省多君子彌縫闕失議論必歸於正時稱賢相後諡簡懿　三月庚子朔詔有司建武學先是士人上書者多以為言帝數諭大臣以文武之道不可偏廢祖宗自有故事至是乃考卜焉　壬申金以譚國公阿里布（舊作阿离補今改）為行臺右丞相阿里布宗室子也屢從征伐有功嘗以左監軍隨宗弼復河南故有是擢　壬午復桂陽監臨武洞為縣乙未增建太廟時新祭器將成而太廟殿室狹至不能

陳列給事中段拂請正殿從西增六間通舊爲十三間其中十有一間爲十一室東西二間爲夾室又修西神門冊寶殿祭器庫　己亥工部奏立淮東江東兩浙湖北諸縣歲較營田賞罰格其法以紹興七年至十三年所收稞利最多酌中者爲額每縣令以十分爲率取二分賞之歲收增三分至一分以上並減磨勘年仍以最虧一縣爲罰　金主以上京宮室太狹是月始役五路工匠撤而新之規模雖倣汴京然僅得十之一二而已

夏四月庚子朔金主至自春水以同判大宗正事宗固爲太保右丞相兼中書令　戊午兵部上武士弓馬

及選試去留格初補入學步射弓一石若公私試步騎射不中即不許試程文其射格自一石五斗以下至九斗凡五等帝可其奏因諭輔臣曰國家武選所係非輕今諸將子弟皆恥習弓馬求換文資數年之後將無人習武矣豈可不勸誘之　金行臺右丞相阿里布薨

五月辛巳命權吏部王循友權戶部侍郎　丙戌詔倫景鐘鐘高九尺天子親祠上帝則用之以皇祐黍尺為準既成命秦檜銘之　丁亥金主使金吾衛上將軍彰德軍節度使烏古論海昭武大將軍同知宣徽院事趙興祥來賀天申節　辛卯金以左宣徽使劉筈為行臺

右丞相答以能得皇后意故擢爲相仍兼判左宣徽使
西京帥時河南官吏濫雜或請釐革之答曰廢齊用兵
江表求一切近效其所用人不必皆以章程故有不由
科目而爲大吏不試弓馬而握兵柄者今撫定未久姑
收人心奈何爲是紛更也遂仍其舊　宇文虛中既留
金累官禮部尚書兼承旨虛中恃才輕肆好譏訕貴人
達官往往積不能平虛中嘗撰宮殿榜署惡虛中者摘
其字以爲謗訕會有告虛中謀反者詔有司鞫治無狀
乃羅織虛中家圖籍爲反具虛中曰死自吾分至於圖
籍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高士談圖書尤多於我家豈

亦反耶有司承風旨竝逮士談六月乙巳殺虛中及士談金人冤之士談瓊之孫嘗爲忻州戶曹參軍降金官至翰林學士考異繫年要錄云宇文虛中知東北之士不附金人密以信義感發之從者如雲乃與其翰林學士高士談同謀欲因郊天劫殺金主先期以蠟書來告於朝欲爲之外應秦檜拒不納會事覺虛中與其子直顯謨師瑗皆坐誅闔門無噍類如要錄所載則金人之殺虛中不爲冤矣然金史虛中傳祇言其恃才好譏訕爲人所陷而冤死大金國志與金史略同是虛中未嘗私通於宋特惡之者誣以謀反耳宋淳熙閒贈虛中開府儀同三司諡肅愍賜廟仁勇且爲置後疑當時南北分界傳聞異詞或以金人誣告之言指爲實事故宋人爲之贈官錄後要錄亦據傳聞而書之也宋史虛中傳不載其欲因郊天劫殺及蠟書來告諸事但云東北之士密以信義結約金人不覺也或虛中不忍南向遂致不免耳今仍從金史本傳要錄係上年九月虛中被殺今從金史本紀

丁未秦檜奏淮東鹽課增羨乞推賞

帝曰推賞之典尤所當愼今年有羨次年必虧蓋民之食鹽止如是也　癸丑監察御史巫伋請申嚴有司所枉刑獄不得爲非法之具如仁和錢塘所用浮匣命繩之類違者抵罪詔刑部禁止　己未分遣醫官循行臨安療病者至秋乃止後以爲例　監察御史陳積中論監司州縣淹留詞訴之弊請令諸部每季檢舉劾其尤者從之　是月安南獻馴象十、　秋七月壬申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和國公張浚落節鉞職名依舊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觀連州居住先是浚因星變欲力論時事以悟帝意以其母計氏年高言之必被禍恐不能堪

訐氏見其形脅浚具言所以訐氏誦其父咸紹興初舉制科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即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難測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僞預備倉卒庶幾社稷有安全之理不然日復一日後將噬臍此臣所以食不下咽而一夕不能安也秦檜見之大怒御史中丞何若即奏浚建造大第強占民田殊失大夫省愆念咎之禮居常怨恨以和議非便惟欲四方多事僥倖再進包藏禍心爲害實大望賜降黜以爲臣子喜亂徇私之

戒故有是命　戊子言者乞禁福建民間私藏軍器帝曰此自有法宜令民通知若絶其源則盜自不作矣

壬辰提舉祕書省秦熺奏詔立定獻書賞格詔鏤板行下應有官人獻祕閣闕書善本及二千卷與轉官士人免解餘比類增減推賞願給直者聽諸路監司守臣訪求晉唐眞蹟及善本書籍準此　八月辛丑築高禖壇初監察御史王鐩以上繼嗣未立請行親祠高禖之禮禮官言自祖宗以來惟兩制侍祠雖大唐月令政和新禮有天子親享之儀而未嘗舉乞命執政侍祠乃改築於圜丘之東高咫而廣五倍　詔訪遺書於西蜀仍委

逐路帥臣　壬子將作監邊知白權尚書戶部侍郎右司員外郎周執羔權禮部侍郎甲寅以邊知白爲賀金國正旦使武節郎兼閤門宣贊舍人孟思恭副之周執羔爲賀生辰使左武大夫知閤門使宋錢孫副之先是奉使者得自辟十人以行賞典既厚願行者多納金以請執羔始拒絕之　金以所教神臂弓弩手八萬人討蒙古連年不能克是月令汴京行臺尚書省事蕭保壽努與蒙古議和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團寨與之歲遺牛羊米豆且冊其長爲蒙古國王蒙古不受　九月甲戌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何鑄爲大金國信

使賓德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邢孝揚副之以迎請宗族故也　丙申詔武成王廟從祀諸將升趙充國於堂降韓信於廡下用祠部員外郎權國子司業陳誠之請也　是月劉豫死於金臨潢府　冬十月丁酉朔新禮器成戊戌帝視於射殿宰執侍從臺諫南班宗室禮官正刺史以上皆與觀撞景鐘奏新樂用皇祐故事也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子羽卒年五十子羽在泉州嘗獻時宜八事論淮甸郡縣不必盡守故城各隨所在據險置寨守以偏將敵長驅深入則我綴其後二三大將浮江上下爲之聲援論荆襄宜合爲一路置

帥公安言兵敗糧為戰守計論三衙寡弱未振宜增
禁衛論守江宜輕戍江北重戍江南論舟船當講求訓
練使大艦利於控扼小舟利於走集論南兵剽悍可用
請別立統帥論江淮陝蜀之兵當互為聲援論募兵請
於荆粵收集諸盜後皆不行　十一月庚午言者論近
來詩賦經術各以舊試人數分取其間不無輕重大抵
習詩賦者多故取人常廣治經術者鮮故取人常少今
若專以就試之人立定所取分數則詩賦人常占十之
七八而治經術者止得十之一二但恐寖廢經術之學
矣望命有司再加討論如通經之人有餘聽參以策論

圖融通取明立分數庶幾主司各有遵守帝曰當日行詩賦爲士人不讀史今若專用詩賦士人不讀經大抵讀書當以經義爲先所論宜令禮部看詳以聞　癸酉帝齋於文德殿　丙子合祀天地於南郊始命普安郡王亞獻恩平郡王璩終獻是歲備祭器設八寶如政和之儀太史局令胡平言三台星見禮畢帝御行宮赦天下　庚辰復置荊門軍當陽縣　自建炎渡江始廢御書院癸未詔復之　癸巳權尚書工部侍郎錢時敏移兵部侍郎軍器監徐琛權工部侍郎　十二月己亥彗出西南方詔避殿減膳　辛酉金使龍虎衛上將軍會

寧尹盧彥論定遠大將軍四方館伴使張仙壽來賀來年正旦　是歲西夏尊孔子爲文宣帝

紹興十七年金皇統七年　春正月己卯詔曰朕惟軍興二十餘年黎元騷動故力圖罷兵以冀休息今疆埸無虞流徙有歸四境之內舉獲安堵朕心庶幾焉尚慮監司郡守不能深體朕意致或刻削苛細進獻羨餘失朕愛民本旨自今敢有違戾仰御史臺彈劾監司各許互察部內犯而失按必與併坐布告中外咸體朕意　左朝議大夫李椿年權尚書戶部侍郎　癸未金以西京鹿囿爲民田　己丑詔近免稅米而所過尚收力勝錢其除

之其餘稅則並與裁減帝因言薪麪亦宜免稅商旅旣通更平物價則小民不致失所矣　辛卯左迪功郎陳介言國家頒降鄉飲酒儀式而諸郡所行疎數不同請令三歲科舉之年行之於庠序卽古者三年大比飲酒於序之意也國子監言唐人亦止行於貢士之歲宜依介所請如願每歲舉行者聽從其便從之　壬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李若谷參知政事御史中丞何若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二月乙未朔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汪勃試御史中丞　甲辰帝齋於內殿時將祀高禖乃以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爲親祠使

乙巳帝親祠青帝於東郊以伏羲高辛配普安郡王終獻又祀簡狄姜嫄於壇下牲用太牢玉用青幣倣其玉之色樂舞如南郊之制禮畢御端誠殿受賀　己酉封才人劉氏爲婕妤　辛亥改造殿前司寨爲瓦屋用領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奏也南渡初諸營皆覆茅烼火屢驚故存中以爲請　三月丁卯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寧國軍承宣使鄂州駐劄御前左軍統制牛皐卒前一日都統制田師中大會諸將皐遇毒而歸知其必斃乃呼親吏及家人囑以後事至是卒或謂秦檜密令師中毒之聞者莫不歎恨　乙酉太師尚書左僕射魏

國公秦檜以郊恩徙封益國公自是建旄封國之在北者皆改命時有請置益國公官屬者檜雖不行亦不加罪焉　戊子安民靖難功臣太傅醴泉觀使清河郡王張俊移節靜江寧武靖海軍揚武翊運功臣太傅醴泉觀使咸安郡王韓世忠移節鎮南武安寧國軍　權尚書戶部侍郎邊知白移吏部侍郎　是月金人與蒙古始和歲遺牛羊米豆綿絹之屬甚厚於是蒙古長鄂羅貝勒自稱祖元皇叔改元天興金人用兵連年卒不能討但遣精兵分據要害而還　夏四月己亥御史中丞兼侍講汪勃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甲寅皇

太后朝景靈宮　戊午金主宴羣臣於便殿金主醉以
劒逼其弟元使強飲元懼而出命左丞宗憲追之宗憲
與俱去乃命戶部宗禮跪於前手殺之　己未詔責授
清遠軍節度副使吉陽軍安置趙鼎遇赦永不檢舉右
修職郎石恮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特免眞決
送潯州編管初鼎貶潮州守臣徐璋爲之治第且饋餉
之恮時爲錄事參軍數與鼎相見及是恮代歸而璋已
卒守臣左朝散大夫翁子禮發其事下大理鞫實鼎坐
不自省循請託州郡倩人鈔書因令幹官顧湜囑恮供
給書寫人於是恮大收人戶鹽錢節次應副使用又受

璋饋送八百餘緡璋又盜官錢爲鼎葺造第宅通計一萬餘緡綢絹三千六百餘匹故有是命　五月己巳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洪晧責授濠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晧丁內艱既終喪復遂祠請於是直徽猷閣王洋知饒州而左奉議郎陳之淵添差通判二人與右承議郎通判州事李勤積不相能勤倖以訐進告晧有欺世飛語洋之淵皆與聞之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卽奏晧造爲不根之言賛鼓衆聽幾以動搖國是請竄逐裔洋之淵亦寘之典憲詔罷洋之淵而晧有是命

金中京留守亮名還京師同判大宗正事加特進　辛

已金主使龍虎衞上將軍殿前右副都點檢完顏卞寧遠大將軍東上閤門使大蛙來賀天申節　六月癸巳朔帝諭宰執曰臨安居民皆汲西湖近來為人撲買佃田種菱藕之類沃以糞穢豈得為便況諸庫引以造酒用於祭祀尤非所宜可禁止之又曰沿江石岸令速修之遲則沖損害民費工必倍　丁酉金主殺橫海軍節度使田瑴左司郎中奚毅翰林待制邢具瞻及王植高鳳廷王敬趙益興龔壽鑒等　秋七月金以太白經天曲赦畿內　壬申武泰軍節度使知荊南府事劉錡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錡鎮江陵凡六年　癸酉敕

令所奏諸遣器應解官而臨時竄名軍中規免執器者徒三年所屬知情而為申請起復者減二等先是帝數論大臣以為有傷風教者至是立法　甲申提舉太平觀張闡請老帝曰此吾初年詞命之臣命以敷文閣待制致仕　戊子行宮右護軍都統制吳璘改充御前諸軍統制兼知興州　八月乙未帝謂宰執曰朝廷於臨安不免時有所需如御膳米初以日供今則月一取之庶不緣此擾民也　癸卯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趙鼎卒鼎在吉陽三年故吏門人皆不敢通問廣西經略使張宗元時遣使渡海以醪米饋之秦檜令本軍月具鼎

存亡申尚書省鼎知之遣人呼其子汾謂之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誅及一家矣乃不食而卒年六十三四方聞之有泣下者　乙巳直祕閣知臨安府沈該爲尚書禮部侍郎權工部侍郎趙不棄充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丙午召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詹大方爲工部尚書戊申以該爲賀大金正旦使閤門宣贊舍人蘇華副之大方爲賀生辰使閤門宣贊舍人容肅副之　己未寶文閣學士王㬇提舉萬壽觀㬇知平江府以疾請奉祠而兩浙轉運判官湯鵬舉奏其應辦國信每事豐腆並無遺闕乃有是命㬇至行在數日卒贈右

銀青光祿大夫賜銀絹五百匹兩例外官子孫一人官給葬事　九月乙丑戶部具到諸路月椿錢數帝曰科斂之煩富者猶不能堪下戶何所從出若計諸州羨餘以減月椿錢誠寬民力　甲戌右朝散郎直祕閣呂摭除名梧州編管秦檜追恨頤浩不已使台州守臣曹惇求其家陰事會摭妻姜氏告摭烝其庶弟之母送獄窮治摭懼罪陽瘖乃以叙證定罪於是一家破矣　丙子資政殿學士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罷先是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劾剛中天資凶險敢為不義專與異意之徒合為死黨挨用官錢縱使游士搖脣鼓舌變亂黑白四

川都轉運司盡總四路財計以贍軍須也俾乘間上書
併歸宣司則是制軍制會通而爲一雖密院戶部不得
如此祖宗維持諸路之計於此掃地不知剛中封章自
植欲以何爲總領司建置之意蓋與諸路一體剛中怒
形於色不欲總司舉置朝廷不得已爲之易置則又揚
言以爲己能自古跋扈藩鎮敢如此否章未報堯弼又
奏剛中奢僭貪饕妄作威福罔上不忠敗壞軍政五罪
乃有是命仍令剛中於鄂州聽旨其隨行軍實令湖廣
總領所交割具數申省軍兵令都統制田師古拘收押
還本司　是月金主出獵至陰山之北遂至西京太保

右丞相宗固薨以都元帥宗弼爲太師領三省事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事如故以平章政事完顏勖爲左丞相兼侍中都點檢宗賢爲右丞相兼中書令行臺右丞相劉筈左丞蕭仲恭爲平章政事李德固爲尚書右丞祕書監蕭肄爲參知政事　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攷異金史不書今從宋史　癸卯詔建太一宮於行在自駐蹕以來歲祀十神太一於惠照僧舍言者以爲未稱欽崇之意乃作宮焉　甲辰秦檜進呈殿前馬步三司管軍扈衛十年取旨推恩帝曰往日將帥出戰立功時有遷轉今兵日久如已建節者固不較計其它豈無陞進之望

嘗有以繫其心且使後來者知勸　丁未詔太常少卿歲以春秋二仲薦獻紹興府園陵攢宮季秋令監察御史按視　己酉少保寧遠軍節度使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爲少傅以扈衛十年推恩也　壬子金平章行臺尚書省事奚寶卒　十一月丁卯權禮部侍郎周執羔請復賜新及第進士聞喜宴於禮部貢院從之

癸酉金以工部侍郎布薩達蔓（舊作僕散大蠻今改）爲御史大夫　乙亥左奉議郎洪适右朝散郎通判濠州曾悟並罷适通判台州與守臣曾惇不相能悟公亮孫也爲大宗正丞秦檜專政士方求媚以取要官而悟自守無所

詘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論适姦險強暴得自家傳在台
州貪墨遨濫恬縱脫不檢自謂趙鼎門人常懷怨望遂
絀之旣而恬又坐擅興工役貶秩　己卯金主命減常
膳羊豕五之二　癸未金以尚書左丞宗憲爲行臺平
章政事以同判大宗正事亮爲尚書左丞　是月金主
復歸上京時右丞亮務攬權柄用其心腹爲省臺要職
引蕭裕爲兵部侍郎一日因召對語及太祖創業艱難
亮嗚咽流涕金主以爲忠　十二月丁未敎武郎閤門
祗候張昂充東南第十四將　甲寅資政殿學士鄭剛
中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桂陽監居住先是殿中

侍御史余堯弼再論剛中抗命偃蹇遲留不行四川自建炎之後惟知宣撫之尊畚以去朝廷遠能自立威福故也方今中興總攬權綱之時而剛中乃爾怙權傲慢請亟賜竄責以爲臣子不忠之戒右正言巫伋復論剛中四罪以爲驕導僭擬於乘輿賄賂溢於私帑暴無名之斂以重困吾民告不根之謗以恐動遠俗旣被召命不卽引道而密遣爪牙窺伺朝政故有是命　丙辰金主使金吾衞上將軍殿前左副都點檢完顏宗藩安遠大將軍充東上閤門使吳前範來賀來年正旦　戊午金參知政事韓昉罷以兵部尚書秉德爲參知政事。金

主未有子嗣而皇后妒忌羣臣莫敢言右丞相宗賢勸
金主選後宮以廣繼嗣金主乃遣使挾相士下兩河諸
路選民閒室女得四千餘人皆令入宫宗賢於皇后爲
毋黨后專政宗賢未嘗依附論事無顧忌后以此怨之
是歲夏改元天盛策舉人始立唱名法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七